



論語通

五

口 12  
930  
5 止





行 口 12  
930  
卷 5

雍也  
六

五



論語通

雍也篇

日本 平安 井川長祿述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矣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人君聽治之位非有長久安民之德者則不  
能處于此而家語亦以有土君子稱彼此相參可  
以見已論語徵以朱註實洪簡重為無所據然就  
可也簡之語稱之簡之一字不盡南面之意故云  
簡而已又曰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簡者

不煩之謂。未知何據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由之觀之，未盡之辭也。僅而可三字，似廢。朱註：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大園外。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論語徵謂：所謂心中無物，非違廢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矣？仁齋又以敬為敬事，此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夫行簡雖事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是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發憤忘食，及為之，不厭，皆出乎夫子自道。而孔文子猶得見以好學稱也。是好學雖非易事，亦以世人所謂好學者言之也。亦非也。絕無斯人也。故以夫子之恭，猶以好學自稱也已。夫子之門，孰非好學之人？而夫子每不輕許，以好學者，蓋欲砥礪學者之志也。其意亦猶不輕許仁云爾。哀公問：正疑。夫子門人多好學之人，而每不與其好。

學故為此問也。非哀公見夫子門人無好學者而問之也。讀者宜察不遷怒不貳過二者好學之效驗也。故舉以為顏子好學之證。得以見他人好學者所不及。顏子暨已不輕許門人以好學之意。蓋所以貴於好學者。為其可以此進德脩業而有日新之功也。如徒知學之為可貴而好之。而未能因是明道脩德而收日新之益也。猶之為未好學焉。已故曰擇小處仁焉。得知所貴於知者。貴乎其能處仁也。也學者好學者亦多。唯以其不能真好。故不得如顏子也。如顏子可謂真好學者也。已蓋人孰亦口頭敢道我不好學者。然亦未見其於為已

備德之實有日新之功也。所謂好學者。其真然與否。皆未可知也。而唯其真好而實勤者。必有進德日新之功也。方終見其好學之實耳。夫子答哀公必稱其效。功以為言。亦所以敬君而慎對也。朱註曰。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功者言其效驗之意是也。大如或問之。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其終身好學之所就。亦以效驗為義也。諸儒或謂不遷怒不貳過二者。迺其所好。心學之要。故夫子舉以對哀公。輒以不遷怒為懲忿之事。不貳過為改過之事。然不遷怒不貳過皆言德行而已。非論學也。古人言學皆謂學道也。就有道而正焉。是也。又

曰博學於文曰學之不講德之不脩之類學與行  
各一事故中庸博學篤行五舉又曰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可以見已後儒混學行為一蓋因心  
學之說誤用且懲忿非不遷怒之事而不或過與  
改過之事不同焉假如夫子說其懲忿改過之以  
實為不直言懲忿改過而獨舉其不遷不或之功  
也與且不遷與不或二者特好學之至理明義精  
神知之用不期然而然者為耳矣非勉強矜持所  
可得而為也何者懲改者在勉強之力能忍其性  
矯其情而識知聰明不得為改矣故雖其人未嘗  
從事於學者亦可能焉如夫不遷不或者專憑識

知之明能照其理辨其義而勉強矯操無所施力  
矣故雖其人堪忍強力絕世之資矣苟非務學之  
至則亦可能矣夫子所舉以證顏子之好學者為  
是已未註或復也復杖又久論語徵或重也如或  
勝之或可謂得字訓者然未註雖不得正訓其意  
則得之蓋或字重或疑或兩義而已其訓復亦重  
之我耳既有一事復重一事之謂或無關物之多  
少與時之先後故朱註變重為復者欲見此或以  
時之先後為義之意也已不然如祖徠云過而不  
改又從而文之是其意欲如從而文之之義則一  
過以二之蓋據後篇云過而不改謂之過為此說

彼文甚言過而不改之不可也。後以為過其實乃  
非非過也。今通據斯文遂以為過以充二過之義  
可謂牽強之甚者矣。但謀每識後德不知言語之  
道也。至此終不能免。尤而做之識何也。與夫一過  
不可剖而二之。既已於本文貳重之義。不協矣。况  
彼不遷怒以證好學之至。其於德行最為高妙者。  
而文過遂非。庸行粗節方所知戒之也。已拘尾之  
讀語意不倫其繆必矣。或又謂貳乃疑貳之貳。如  
書云任賢勿貳之意。言不貳改過也。是還可言者  
也。然本文無改字。辭微不順。且改過而不疑。乃顏  
淵意中之事耳。夫子何從得知其不貳改過而稱

之也。與向者顏子心學之說。其謬亦猶是云。不韋  
短命死矣。不韋猶詩之不韋之類。皆歎薄運之辭  
也。皇疏應生而死。應死而生之謂。正不必然。亡與  
無同。是依舊說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  
得之。蓋讀亡為無者。亡與存對。雖於謂顏淵之亡  
故也。其實亡與無不同。春臺讀如字。引唐風予嗚  
亡於此為證。是然得讀而失義。不可從也。今也則  
亡者言好學者亡於此也。何者。哀公問者。問夫子  
門人有好學者否。非此問也。好學者也。故夫子對  
云。視回死後。門弟子無復有好學者也。對昔日好  
學者在於此。故曰今也則亡也。已斯句。顏主弟子



以答問也。既對人曰未聞好學者也。言不惟好學  
無好學者也。亦未聞有好學如顏回者。以深歎好  
學之難得其人也。是後句沈論也。學者也。春臺不  
省斯義。字備其重複殊不知。死七相仍為重複更  
甚。朱註圖外。程子鑑照之喻。深得本文意。又云豈  
有不善。是因苟志於仁無惡之。我者也。微有差失  
者。失即過也。橫渠憐於己之說。義甚精。然因是遂  
謂顏子無形見之過者。則誤已。夫形見與不形見  
均為過矣。過而有見不見之別者。特由其事有大  
小。微著之異。為自矣。德行深淺。何與焉。且其人既  
無形見之過。夫子何從知其不貳過。而稱之乎。顏

淵信應有不形見之過也。但此所謂過者。宜形見  
之過。而可也。已。又朱註載好學論大意。在明存心  
養性聖學之要。故夫子稱顏子好學。以不遷怒不  
貳過。非記誦詞藝之學也。約精使合于中。一說中  
外之中。於上文節於中。中節之文。為攝一說。中知  
之中。中者性之體。假於下文正心養性之義。為切  
兩意互通。然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  
至焉。此以下數十言。悉川之。猶存此兩句者。斯句  
正欲著本文好學二字故也。又非禮勿視聽言動。  
與不遷怒不貳過並舉。似以不遷不貳為克己之  
功夫。與圖外說微異矣。古義謂顏子以德行為學。

而與他人用力於文學者自異也。是混學行為一失古人之意遠矣。且以勉德行為好學也。謂用力於文學者獨無復有好學者也。與如然。孔文子好學而德行不脩之甚若是者。何與。可謂孝矣。又云。不遷怒。不貳過。在禘子則為細事。是視不遷不貳。為力學之事故。不得。不為學中之細事。勢之必至。焉耳矣。然禘回既死。德行遺美。曷限。迥獨舉其細微者。為對。何夫子之不惜也。且云。對哀公。故略舉微善。何哉。與。又論程子說者。意甚善。但程子云。聖人之心。本無怒者。其意謂。聖人無期待之怒。即明鏡照妍蚩之說耳。上下語。亦可驗。仁齋過。謂程子

說以聖人直無七情也。則誤矣。論語微和順積中。清明在躬。其善但。其以居仁遷義者。為未當耳。入其七情。不可均視。及君子慈愛樂易。是其常。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皆發先儒所未發。但直以懲忿之事。則誤。又曰。聖人猶且有過。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有固是。然人所貴。字學者。貴於知其過。而改之。則不復其過而已矣。如其屢改。屢過。猶之不能改過也。則矣。以學為故。於易。頻復之厲。雖。我無咎。非所貴。字學也。夫子寫得。以此為好學之證矣。且屢改而不能保。後。豈清明在躬者之為也哉。夫掩徕。知過者。聖人不能免之理。而

復卦屢失屢  
復錯為危厲  
則無咎也  
如復之不屢也

欲無過者乃聖人之心也。古訓外傳大致袒袒徠，  
但不遷怒，不貳過二句，夫子因稱顏子好學，遂言  
其平日操行之善如此云云，是其意以夫子稱不  
遷怒，不貳過者與好學之事不相繫，可謂謬矣。故  
其好學之說引劉伶嗜飲以證之，夫劉伶於嗜飲  
也，誠天下莫尚焉，然人好惡之情深淺不同，如面  
貌，而劉伶好飲與顏淵好學孰深孰淺，其意中之  
趣人焉識之哉！且嗜酒雖未如劉伶亦謂之嗜酒，  
好學亦然，殊不知夫子言顏回好學而已矣，未嘗  
言好之深淺，而欲就好學二字，輒見其好甚之意，  
畫蛇添足之說也。彼蓋嫌於孔文子顏淵均稱好

學無差別，憶雖同稱好學，顏子之好應甚於文子，  
而好之深淺舊為言也，故借劉伶以狀顏淵也。劉  
伶之好酒可謂甚焉，然人復孰識劉伶於酒嗜好  
之意，其狀如何也耶？則雖言字顏淵好學，其意狀  
為何如也，亦不可見耳。不惟此，斯言者不能者而  
雖者，豈自為斯說者亦不能知顏淵劉伶其好為  
何狀也。要為無用贅言耳，無他，妄生意解於本文  
之外也。且好學與樂道各自為一事，併論之亦疎  
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過也。東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同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爾鄰里鄉黨乎。

古註分原為之宰以下為別章。朱註合為一章。詳上下文意。朱註為勝。如以為別章。起語為之宰。突然不可知其為誰也。故古註不可從。使於齊。外傳引金履祥曰。大夫無境外之交。然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問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也。又請粟與乘。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撰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為其母請粟。但得之。周贍

及之謂急困迫也。繼富得俸謂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為之宰。為孔子之家宰也。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字諸家。毋字句。古義連下。為一句。詳米字意。古義實得之。如隨諸家。則字宜為為乃通論語。微論君子之德者得之。與朱註圖外互相發。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外傳辨子謂下以曰。承之與否之異者。我甚悉。騂。赤色。朱註曰。周人尚赤。牲用騂。是也。皇侃引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註陽祀

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陽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其意以嶽鎮海瀆之類皆陰祀也。今日山川者難以辭言之。故以方色為解。恐未是。蓋祀言陽陽不必天陽地陰。天地各有陰陽。如大明天之陽祀也。夜明天之陰祀也。嶽鎮地之陽祀也。海瀆地之陰祀也。此曰山川山陽而川陰也。言川者連言及之。且駢當代所貴也。且角何註曰。角同正中犧牲也。疏云。長短尺寸合禮也。如角滿栗握尺類是也。餘未註盡矣。論語徵引用鄒子及天人用舍固是。惟未註即然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遷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矣

夫子喜顏子依於仁之切。既至此焉。遂望其復將日就月將以至不息之地。聖人樂育之情誠宜然。不惟見諸問侃之間而已矣。是其字併指三月不遷仁五字言之。則上下文意始為相貫耳。上言三月而下承以日月。期諸近時之辭也。其餘猶云之飾也。斯章唯參諸阜南之歎與夫子嘆未見其止之語。則其意可見云。

舊說相傳以為顏淵為仁之事。論語徵謂是孔子以依於仁教之顏子也。可特之見其我亦甚確矣。祇舊說其未也。尚與我亦可通。未詳其是非姑存。

兩說以俱來者以余觀之兩說皆可通而其說亦  
各有所短讀者察諸舊說則三月不違義甚順而  
日月至焉者語意亦順甚煩解辨也如據論語微  
則日月至焉者文甚順而三月不違者語意亦順  
三月二字為無所用也已蓋日月連文古人多以  
為日月相續以進之義也已而舊說以為別其久  
近稀密之義則頗為礙異也又日月至焉者從得  
徒說則能依於仁者之可以致其歸事日月未至  
焉也應不得後言其久近也三月日月語意重複  
未如本文無三月字者我更明白也三月不違仁即依  
仁也但徒者常論依違之義最得孔門言仁之意

者也但彼曰依於仁者自示教之法言之也此曰  
不違仁暨前篇曰無違仁者皆自學者依之之心  
言之也夷國語意亦微不同何者彼以成德言此  
以學者言也不違之義前篇造次必於是顛沛於  
是盡之矣當不得待他解說朱註仁者心之德心  
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是言仁元心之德  
受諸天與心俱生者也似不可以依違言者而曰  
不違仁者常人之心私欲間之與本心之德離析  
為二今日不違離者無私欲以間之而其德常存  
焉也夫以仁為天下達德具於性之理言之元不  
可言依違而自其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者言之則

所謂依違者亦不足言焉耳矣仁洵性德也私欲  
盡天理全洵仁者之心也然斯章所謂仁者孔門  
所以為教之準而學者為之求之之道以地位言  
之者也故以心對仁曰不違曰至曰依皆以已心  
不違且至且依於斯仁也以心之德言與以教之  
準言者義自別矣未註接彼合此欲其言之必昭  
合不相妨則過矣如彼我欲仁斯仁至矣亦從我  
未有斯德而今方得之者為言故曰至矣至矣自  
外來至之辭也其實仁為心之德豈有自外至之  
理也哉言語之道不獲不用已既以為地位我依  
之不違我性而至焉莫不可言者耳但徠報謂自

彼來至者可言而我性至彼者不可言也拘與二  
說之誤皆由不知孔門之教皆以仁為地位言之  
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舊說以三月不  
違為顏子之事是其字指顏子則餘字自然為諸  
子但徠以為此言依於仁之事則其餘為他處德  
是皆可通但古義以三月不違仍如舊說而獨以  
其餘為仁之餘事則兩其字上下不相應不可從  
已日月未註云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理雖可  
言語意不順圖外張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者謂用  
諸日月至焉之解乃可矣內外賓主非本章之旨  
然仍舊說言之則亦可謂善讀者已論語微病其

類子夏道戰之說則過矣要之道戰雖出字戲弄  
之語理亦不誣耳又云聖門唯仁為心法至此但  
徠亦不得不為心學之說者何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子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子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子何  
有

春秋傳吾死子必為政為政者謂上卿非凡大夫  
皆為政也從政則大夫皆可言也謂從事於政也  
夫子嘗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明大夫之  
材也是大夫可以從政言也入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宗明不足為大夫之材也是  
士亦可以從政言也是季孫之問唯謂其人可使  
從政事耳非問其使為大夫若士也達謂通於事  
物之理明於物理者能通達事變故曰達如云聖  
達節亦然知者事也

從政未註謂為大夫皇疏云為官長據禮五十命  
為大夫服官故皇意亦以為大夫也春臺謂為政  
者大夫從政者士是其師說也二說不同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吾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古義辨程子說之繆也論語微為程說解脫者是



也然古義論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而貴賤之別位  
之定分也故當論義不義如何而不可學以仕大  
夫為非也者其論固正故夫子問人仕季氏者甚  
多未聞聖人以仕大夫為非義也雖然至大小之  
量則不可無身矣又引車子文曰仕季桓子以  
為聖人仕家臣之證則誤矣蓋夫子仕政時魯國  
政出於季氏故且曰仕季桓子也已其實非仕三  
家也不足以證但問子志大小欲事季氏也已然  
釋子說信篇大小而未註併引謝說則朱子意蓋  
以仕大夫為非義也如謝說孔門子路冉有葉皆  
仕大夫夫子不責之何歟又宋儒諸先生好論季

氏不義之富貴所以曾閔不願仕之也殊不知假  
令季氏之富貴非不義曾閔不願仕之耳如其  
不義之富貴故不欲仕之矣矣獨季氏之富貴而  
不義也當時魯衛陳宋君孰非不義之富貴而聖  
賢者不復以仕之為取也何與夫聖賢憂世之心  
苟有可以得志而行道之機會則就焉復曷暇問  
其人為諸侯與為大夫及其昔日所行合我與不  
合我耶故夫子嘗於公山佛股欲仕而從之也即  
有為東周之語可以見已謝氏乃謂仕大夫從不  
義在聖人則可笑以語堅白磷緇之地為解脫乎  
殊不知夫子堅白之語元論君子正己守道莫入

而不可之義乃出處常法也非謂自負已之自際  
而試於磨涅也諸儒以己之私心窺聖人謂其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體道用義所意欲莫非理者則  
事之是非道之邪正其出處之間可以不知須問  
如何也者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室南牖也牖作墻梁袁黃因取以譏未註非也  
禮云牖戶之間室南牖也亡之但徠用孔安國曰  
亡喪也謂喪乃得喪之喪猶曰失之其說甚有理  
且謂死矣而亡之語實不安但亦訣之解其傳尚

矣姑兩存而俟後君子云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憂回  
也而改其樂賢哉回也

窮高富貴可樂貧賤窮乏可憂人之常情爾堯舜  
至達人無異唯常人心全在貧富上往終身所謀  
慮之為止於此而無復有謀道之心矣所以處富  
貴則樂而不知憂以處貧賤則長戚不堪其憂  
而不知復有樂也唯顏淵獨不憂貧賤之憂而能  
不改其所樂也此章憂樂之義參諸夫子樂以忘  
憂之語甚明益人情孰不復憂貧賤之哉唯君  
子所謀在道故不暇謀食所憂在道故不暇憂貧

也已。得道之樂，天下莫尚焉。顏回所以不為貧者，  
改其樂也。

論語徵引，伊尹樂堯舜之道，最確。未註云：處之於  
然，大學所謂心廣體胖之意。未子每以此篇仲尼  
視子之樂，可謂深得聖賢之心者已。然廣胖者，非  
樂乃樂之所由出也。後學視於斯文，輒以廣胖為  
樂，失之。園外程子曰：蓋自有其樂，而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此語後人多錯會其意，過者重耳，蓋皇  
侃疏云：視回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此字指尊執陋  
巷，夫本旨遠。故程子屢辨其繆。此兩說是也。侃繆  
蓋以不省其字意，故程子為之云耳。其字有深意。

者言常人自有其憂，君子則無之。視子自有其樂，  
常人則無之。是憂樂乃其所自憂樂，而不繫於貧  
富也。是君子所以坦蕩，而小人長戚也。同茂  
叔使伯淳兄弟求仲尼視子所樂何事者，亦此意  
而已。說者乃好為高說，就空嗜寂之病，有不可勝  
言者。故未註終結之，以從事於情文約禮是也。斯  
章身樂要須知在入故夫子自道忘憂未嘗言無  
憂。入君子憂道而不憂貧，亦謂不憂其憂也。又  
或問以范氏視淵富貴能憂之說，為得字言外之  
意者，亦學者所當知也。而屬云：視回在隘陋巷，他  
人見之，不在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心。是日

他人見之者，乃自他人見之之意，義無異字。皇侃諸儒者，憂字不可訓困苦也。此說怎見似可言者。然古人學苦通言，蓋憂與苦義之不同，但苦字義所指甚狹，憂字所該義廣，故苦不可以包憂，而憂還可包苦也。且本文謂夫子不憂貧，非謂不苦貧也。夫子入曰：憂道不如憂貧，義可見，不以貧為恤念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禮表記曰：卿道而行，中道而廢，按中亦半也。猶言

半道而廢也。中庸曰：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語意與表記正相類。廢中道為半途，可見中道即半途也。如史載周昌語曰：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暨諸葛亮表曰：先帝創業未幾，中道崩殂，類秦後書，雖若不足可擬中道，訓半途，可見古人有此說已。諸家或謂中道猶云中何中，林言在道之內中也，是蓋視禮云行不中道，步路馬必中道，及孟子中道而之之類，不可為半途解也。然此中道正映下文畫字，如只在道中之義，語脈不相屬。從舊註為是，但徒從曲禮孟子解，遂謂古人學道，或作或輟，優游乎先王之道，中道而廢，業通其輟

息之時也。果然則再求之力不足者無乃其數息之時乎。夫子奚從知其為自畫不復進也。與可謂強解已廢者。鄭玄註表記云。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春臺引戰國策。大廢於後。謂無意之廢也。得之如史記曰。荆刺廢亦然。罷頓不能復興之。我方足以見其力不足之意耳。但徠以為廢業誤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者有文學之稱。皇侃疏。儒之言。濡也。習學久熟。濡潤其身。古者相傳如此說也。按周官冢宰。以九兩擊邦國之民。其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註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是儒者以道藝名。不以德行稱焉。故有君子小人之別也。蓋道藝足以文德。行而務於經國遠大之業者。君子儒也。文藝不足。以和順道德。而務於遵章有司之存者。小人儒也。子夏長於文學。夫子之誠。有以夫。禮有儒行篇。有子克弊。禹湯文武。有大儒。後學者謂儒者足以益先王之道矣。則儒宜悉君子者。不得混有小人者。輒疑此章所謂小人之儒者。實非儒。乃儒名盜行者也。皇侃云。小人所習者。務誇誇。是小人儒。蓋亦因此說。認其殊少。知儒行及荀卿所稱。乃齊魯

陋儒發憤於世，有以儒詬病夫子者，為之解嘲耳。其實儒者，第以名有道藝之士，而非所以語先王聖賢之徒也。有若孔子之聖，而可以儒名者，未始不自戰國時。既有儒墨並稱，以名孔子後也。遂有儒釋之稱，其所由來者遠矣。蓋夫子雖天縱之聖，微也。闕里常布，不得肆志於東周。白首紛然，託業剛述，除是門弟子受業，請益其師。殆字玄，闕問可之流，重之以以博物知禮，見稱括夫，薄實致聘於陳楚。世既待夫子以儒，夫子焉得不以儒自處乎？故以儒名孔子，洙泗之舊矣。古教曰：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人之儒，取足焉。

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最得章旨，朱註為己為人。夫子誠子夏意，未必及此。謝氏義利之辨，或可言。然其以私威公適也，自使以害天理者，西莠邪小人之尤者事也。此曰小人儒，何必至此極也。取刻七哉論語微直，以所學施於事，言之。慢然哉，未審何以見其君子小人之分也。其豈病朱註刻迫，故為此寬大之語乎？可謂矯枉過直已。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角子曰：有澹臺威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焉耳乎哉？今本作焉，角字今本，迨是，但孔註云：焉耳乎哉，皆辭也。舊本亦不必誤。諸家說皆得，焉外。

傳取察清得人之謂說洵有若察所言者然徒為治  
下之民而已則其非公事未至福之室也矣足以  
見其方正自守之意矣故楊龜山為優菴咸註武  
城魯下邑胡氏之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一  
之下邑猶云近邑言其在國域下也對邊邑言之  
亦通

子曰孟之友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

朱註具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明德高實亮張振淵從范序甫謂不有與而有上  
下相承明相及文法不取程朱說但徠者臺用葛  
張說得之但夫子西大佞者而必欲言夫子亦悅  
佞以與先儒相拗是為纏已此章意言好色人情  
所說故靡曼令色求媚於人足以免難者也然亦  
無美惡入宮見嫉有愛者斯有憎者雖有施虐之  
美不能免嫉妬者情回之愛悅矣故美色足以求  
寵免難亦足以取惡招禍者也未如夫巧言便佞  
能移人好惡之情易昨日賢首之仇為今日刎頸  
之交足以免難於一時也其變亂是非惑溺人心  
有更甚於靡曼美色者是故美色以便佞將之足

以取寵免難而獨有美色無使傳以將之遷足以  
致嫉招禍是美色必後使傳以免難而使傳難始  
不資於美色可以見使傳移人心之害也曰免於  
今之世其正所以見巧言之亂德至於舉一世廢  
亂其是非也覆邦家之禍莫不此之由焉則此章  
夫子之言其為惡傳者發者審矣孔安國註得之  
後儒多錯會孔意獨邢昺疏於宋朝善儒下下時  
世疾之一句深得孔註意時世疾之在氏春秋可  
驗但文為解未釋夫子歎今之世之意所以致後  
儒紛也皇疏用范甯全與程朱說同非孔註之  
貴但徠用孔註然其意謂夫子美祝鮀之佞大失

孔註之意孔註曰佞口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  
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  
難字免於今之世害也時世貴之明非夫子貴之  
又以釋本文免於今之世矣之意其曰當如及如  
者主於免難言之非謂夫子意與鮀之佞也但徠  
未達乃謂夫子有及佞亂道也哉果如其說也夫  
子何必曰今之世矣與且引衛靈公無道而不喪  
夫子於是乎取祝鮀以斷未註之非也橫甚矣靈  
公無道而不喪因鮀治宗廟耳夫子始不言其  
佞以濟國也惡在其貴得及乎又名孔門四科以  
巧言便佞美其悖也耶春臺依孔註未詳其果得



孔意與抑如其師說所言與是未可知也但美主於容貌之美而不主於色蓋因辨於為德德則其意亦如但徠說云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未註盡焉道字對戶字即道路之道借喻道德之道斯字終見借喻之意舊註皇刑疏並謂以由戶喻由道誤矣但徠者臺仍之皆紆回不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章二者皆主學言之勝者優過之謂也質者質行忠信是也文者禮樂之文也野與史者形其所失也蓋學主忠信故禮曰苟非忠信之人也禮不

虛行矣然徒有忠信無禮樂以文之則夷狄之道也故君子學之為貴而學之道有本有末質行本也文學末也兩者欲兼有而不偏失本末相補而不相過也不然則質勝文者有野失文勝質者有史失必文質適均然後可以為君子之學矣野史與君子雖皆以人言之其實主論君子之學也讀者宜察

未註云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得之入曰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得之至於盛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非本文意失之論語微曰揚時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優

戒之言而為是言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  
先進後進及此章以又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  
進節人也。此說得之外傳引十字忠信之語，謂雖  
有其質，苟不學文，則不免為野人。是以鄉人解節  
人既已失之，又以質勝文者為不學之人。大夫夫  
子之旨，遂至言其實，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在學，  
以成文。果然夫子為言文章彬彬，然後君子與以  
夫子之言為失其實，而欲以已意補其闕，可謂不  
自知其量者已。原其繆所自，坐不識夫子之言元  
主學問之道而謂野者有質而無學之人。史者有  
學而無質之人，竟致此繆悖也已。古義曰：文質偏

勝本出於氣質，使然。夫文質之質，即氣質之質耳。  
豈有二質乎？君子學於文，祇為其氣質有偏，而今  
欲以氣質勝學問，妄矣哉！殊不知人有氣質有偏，  
勝正其質，勝文之病也。夫子意止論質行與文學，  
欲其相補耳。始不論克氣質之偏也。古義此論大  
類近也。學究為宋學者，勃談氣質變化之言，陋矣  
哉。

子曰：人之生也，道固之生也，幸而免。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  
之道也。是生者人自存活，後世之謂也。古義援三  
代直道之錄以解之，甚得文意。但認固正直之道，

非固之之義苞咸之繆正如外傳之辨而仁齊仍  
是乃誤也已固猶後也謂自茂純直道也然苞咸  
以誣固為解者凡曰直者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  
謂也夫茂純直道之人反之矯誣善惡曲為是非  
故遂謂誣為固也亦非大錯誤也程子訓不直雖  
得於意失字義與苞咸昏失韓筆解固訓無近是  
然無者自然之辯故但徠嫌於直難以有無為言  
也終不如訓茂之善也未註云生理本直但徠笑  
其理學之見是也程子意以本文生字降生受生  
之義也故有此說然天之生人物豈唯一直道也  
哉曰仁曰誠曰正曰德莫非生理為耳矣故不可

從筆解直德之訛易曰天地大德曰生  
理或然但曰無德之人而生存於世者皆以為幸而免矣世  
聖人責久未必若是之酷也故徠引夫婦遇不  
肖之可與知能行者為之解然如此說凡人莫不  
有比性焉豈可復以有無論者哉亦未必善也免  
得徠必以刑戮言之而拘與本文止謂免於難而  
已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皇侃謂此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  
也是三者皆在學問中分之本文四之字亦皆指  
學言之得本文之意云

荀子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之字指先王之道其意蓋以學而知之者不如性好者篤實也是好及樂皆在學問外非語意失之未註乎惇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言餽甚矣如是說也好之者好有此道也樂之者樂有此道也豈理也乎夫意蓋亦謂好道樂道之教而知之獨不可謂知道者知道一語體統尤大品格尤高即樂道者事而好道者亦不足復言也於是加有字以就耳為殊失語意宜從知有此道而已未能求學之也愚不肯皆可與焉亦局足遠論乎故本文四之字指學言之者為是古我云知道之不可不由也蓋視乎說

太早微加改削然終未免下文三之字無所指不成言語之弊又曰義理明白議論可聞人皆尚之夫知道之不可不由也與義理明白議論可聞而他人欽尚之也抑何所關係也與且他人欽尚猶莫足以證其人知道之不可不由也而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章諸家說多失其義今皆弗取焉蓋上中下者言人資稟有此三等也然人之資稟高下其等矣止斯三者而已矣迺以三等為說者夫中庸者實為天下之通德也人之資稟雖敏鈍智愚有萬不

曰矣其可以道而上下焉者要皆中庸之德也故  
陳其高明不可令隨靡汗下卑劣之不可令離  
漸進之餘驛總之於此所以三等足以摠括人品  
之萬不同也此夫子言再舉中人王肅以為以其  
可上可下也得之但其解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  
則似專謂道妙精微常人所不可及者也恐未盡  
語意也此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謂上智下愚與  
中庸之材資稟高下也語陸德明釋文魚據久而  
疏謂告語是也上者謂君子居上治民之道也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者君子上達喻於義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語上者小人下達喻於利也何者夫上

智之資豪傑之才雖生長乎惡俗卑汚之中能混  
乎賤窮昏靡之間其堅白之不受磨涅也高明  
之心自然日上達於君子之道焉如其下愚之質  
凡劣之才雖生長乎富貴尊榮優游禮樂被服道  
義矣頑鈍鄙詐之性非習之所能移也終不可語  
以君子之道而已矣故上智之資不問其居與習  
皆可以語上而下愚之質亦不問其居與習皆不  
可以語上夫子嘗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陳  
斯二者餘皆中庸之材也習諸善則善矣習諸惡  
則惡矣可以教而化之者也可以養而成者也故  
苟令其人居君子之地而習君子之業則為君子

之人矣。亦足以語君子之道。亦所以夫子論人之可以語上而不可遺中人也。不然。令其人居小人之地。而習小人之事。則是小人而已。其寧可語以君子之道乎。所以夫子言人之不可以語上。亦併中人之言之也。錄此觀之。上智下愚。非教之所能廢也。其可以教化而習移者。唯中庸之材而已。其是以聖人叙典庸禮以爲之教也。必準諸中庸。而夫子贊中庸之德。至矣。而歎民能斯德者鮮矣。爲是故也。教之道也。不然。如夫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盡下愚之人。而不可復使之知君子之道者也耶。祗居下位而習鄙

事。唯利是喻。於是決語之。以上人君子之道。其不勃機。心生感志者。幾希矣。所以其人雖中庸之材也。既下而爲民。則亦不可以語上也。學者以此數說觀之。夫子再舉中人。以爲言者。意可見已。刑焉。疏言。比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諸家率依之。然其說因班固古今人表之九等之品。如禹貢三壤九賦之法。故可以見其稍優者之在中等。而可以語上。亦不可以語上也已。其實稍優者。亦可以語上。而其稍劣者。亦不可以語上也。是不可上下者也。王肅可上可下之謂。必其不如是矣。皇侃

曰遇善師則可上遇惡人則可下是於可上可下  
之義為通得之然夫子唯言可語上及中人以上  
以下始不及善惡也則其說終為不通已諸儒大  
類視夫子語人品高下又語其可語上與否輒以  
其所見高下卑下精粗之說值之故其說至於中  
人之或可以語或不可語而窮焉殊不知夫子所  
謂上者君子上達之道民不可使知之是也孔子  
之學君子之道也夫子未嘗以教小人為事觀責  
樊遲請學稼圃曰小人哉則可見其平日教人之  
法矣此章之言獨曰可以語上與否而不復言其  
可以語下與否而此之意已不然有高妙者卑近

精粗兼該者君子之道也豈獨貴語其上而厭語  
其下哉若以其人敏鈍明暗之等而告語之各稱  
其宜字夫子何為不言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所  
以然者語下夫子所不為也朱註言上下等而遺  
中人非本文之意無益以上以下為而上而下  
之義故也春臺雖依王肅其以中人以上為士太  
夫中人以下為庶人依舊唯言上下等而遺中人

與朱註同釋云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由其知之所可知以得奉其知之所不可知即其

心之所可安，以得恐其心之所不可安，因其知之  
所知，以奉其所不可知者，事神之務也。卽其心之  
所安，以慎其所不可安者，敬神之心也。斯二者，教  
舍義則不可矣。由是觀之，先王之教者，非祀敬奉  
鬼神之道爾。夫天道幽妙，禍福存亡之機，鬼神主  
之，實天地之心也。人孰得知而奉之，卽民之靈，  
其希福恐禍之心，不得不出乎淫祀，賸禮求媚，乞  
哀之為，其悅其心，無他，由其不知鬼神之心，非人  
所可覬覦而奉之事之之道。各有其義，奉其義以  
蹈其道，不識不知，宜合帝心也。是故先王建之道，  
將令民循之而不倦也。必制之，教使之自宜之，修

焉，務焉，無所惑亂其志。此之謂能敬鬼神也。敬者，  
不敢褻，故漢曰：遠之。蓋鬼神之德幽妙，而尊嚴者  
也。禍福之降，其應如響，萬物不得逆其命，尊嚴之  
至也。禍福之來，其由甚微，萬物不得窺其機，幽妙  
之至也。其惟幽妙，所以非物意則度可得其心也。  
其惟尊嚴，所以非褻躓和道可悅其心也。故敬而  
能遠之，所以事鬼神之道也。衆人徒知鬼神不可  
不事，而不知敬而遠之之義，故惟褻躓是務。於是  
人神混亂，皇極不建，民各有心，失敬之本也。夫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教之本，可謂知先  
務之急。此之謂君子之道也。敬與遠不同，敬者以



心言之遠者以道言之遠者敬之之道也但愚者不知其道故敬反為慢漬知者知其道故遠之則為敬也是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下貫非二事或謂下句各一事非是

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是顯主為邦言之義亦通但云化導之義者非本文正意如其說則為本文民上脫治若化等字不可從也但律曰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其意蓋以冠婚鄉射之禮孝悌忠信奉公家事長上之類民生彝倫日用之義雖是民之所行在君所當身親務也故曰務民之義是教字屬諸民勝於王肅然朱註民亦人也實

明氏不獨存黎庶之意我及平穩所該尤廣且本文答樊遲不應獨稱人君之事而已矣但變人曰民我亦微異焉民者衆之辭也夫我者雖先王所制字必及諸人心者也然人心不同若面也自其隱度於人心者言之雖彼淫祀鑽求媚鬼神者如自其人度諸心者何曾全所取所教乎惟其取之私則終不免其為非我也已故我者之所貴在乎民生彝倫天下所共由衆民所當然者也而我之度於人心者隱微曲折有不可勝窮者獨天下衆民所由坦途明白無難知難行者矣所謂知者行其無事者亦斯意也集註云不惑於鬼神之不

可知者以知之惡於鑿也故知之發不於民之義者非知也然朱註人道之所宜未盡民義之意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終足當務民義之解而已矣敬鬼神而遠之實闕正解似未是也前篇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且教不為無勇也此章復教與鬼神對舉古人之言亦可意圖云蓋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顯其道而教天下也然其道準諸天地要諸陰陽倣於法象順於四時莫匪奉神道行焉若而後必因民知之所及與民心之所安制之教令民敬持奉從不敢小違是因是以得神其德行載記所載禮樂諸義可見已朱註人道之所宜未盡

何者教故人道之所宜也然民之義與人之教不同義亦與宜不同且事鬼神獨不得為人道之所宜矣即以人道之宜對之於鬼神而欲其不惑於不可知是求人道之所宜於事鬼神之外也如社禘嘗之義小戴祭義其謂之何也殆非聖人之意謬矣又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僅見遠之之意耳不復釋敬鬼神之義亦疎矣蓋宋儒諸先生論太極本然為最上第一義其尊極為鬼神乃二氣能造化之切用形器之微者早已為第二義雖敬之字終不如理義更為尊也於是對鬼神與我互為勝於捨鬼神而從我亦說之弊也但陳鐵宋儒

所見歸於無鬼神亦不多証也已遠之諸儒多以  
疎外為說但陳引命章總絕地天道云得遠之  
之義

先難後獲是謂仁者之心也朱註得之蓋樊遲問  
智軍復問仁夫子答以仁者之心朱註所謂其事  
之所難事者非他務民之我敬鬼神而遠之之事  
也行人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  
以斯心行斯事君子之道也朱註上曰知者之事  
也下乃曰仁者之心也深得問答之意他日樊遲  
復問知而子復告之以舉皇陶伊尹之說亦與此  
意同論語微引後篇為之難難為仁之難其言謂

先施仁惠於民而不厭其勞苦無復以求其報為  
心拘也哉本文直曰難豈唯指施仁惠之一事為  
言也與報故可獲也功效獨不可獲字從已所好  
恣作訓辭且所引為之難亦謂身所為難於口所  
言耳果如其說也仁者之為仁若其難也為得謂  
之在者矣可謂不道已足蓋其平日以仁者之功  
為仁故病以心論仁之難為說也外傳云難者勉  
強為之是袒述其師說者也然仁者成德之名不  
可以勉强言之又獲一字未見其不言之意其說  
益悖矣朱註曰此必因樊遲之失告之論語之言  
因問弟子病告之者固多但此章似未必然何者

始樊遲問知而夫子答之以知之務當初夫子亦未德其復問仁及後再問仁夫子輒告以先難後獲雖是或為言仁之古訓夫子意則欲與前言相配亦矣暇問其病之所在乎又圖外先難克已也諸儒因程子斯言遂以先難後獲為求仁之難者誤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章示學者以仁智之德就其人情好趣味形容之雖形容之亦惟使之在影響間求之方終有餘味足咀嚼已亦足以見聖人之善誘矣

明德輩或以做實境說者非是三節語仁與智兩相對前後相生動靜從山水二語求樂與壽亦從動靜求是言之叙也餘諸家皆小失但陸德明五孝及未註依之未是又陸五孝及意如今讀音洛者我而未註五孝及別為一教上下異讀失之耳包咸曰日進故動也邢昺曰言智者常務進故動蓋日進義與下文孔安國無欲故靜之語相應皇侃本包註日作自疏云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之智者動也與邢本異未詳孰是邢亦是論語微謂樂水樂山蓋古語而動靜已下夫子釋之也然樂山水之為未見其微不可從已外傳引孔叢子張

問 答是也。苞咸詰孟亦原於此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章夫子當時熟知二國政教風俗有不同者而論其至於王道之難易也。後儒孰能知夫子胸中經綸之意者也。耶亦各意推言之爾。齊魯至於道之難易豈唯一端乎。二國風土人情本不同一也。周公太公始封之君政教法制亦不同二也。加之二國當時習俗民風不同三也。然魯弱削之餘而夫子所以言一變至於道者春秋之時列國兵革文武周公之道廢熄委地獨魯猶秉周禮綱常之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是其所以一變輒可以至於道也。與夫子言喻迥在於為政興邦在視其國禮法制度尚存與否如何而不在于弱強焉。不然王道廢墜列國皆爾單舉齊言者不過欲以一強一弱相形耳。其實不唯齊不可一變至於道晉楚之強宋衛之弱皆同。後儒不察動輒論王霸以齊國不可以一變至於道者罪在桓公管仲之霸不知鄭宋衛陳杞諸國始無霸政豈謂此亦可以一變至於道乎。刻哉。有蓋外傳曰包註以道為大道行之時韓愈筆解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韓說也是也。朱註亦曰道則先王之道也。蓋包咸云大道行之時者因禮運

之言故韓破其說朱註改曰先王之道亦如韓意  
云但謀尚存祖苞說者何也耶仁齊古義覺諸家  
之說非乃改之曰齊由桓公之霸政治修明非諸  
夏之比故一變便能至於魯視諸儒則為復矣但  
桓公薨管仲死天下不復宗齊而聽政於晉安在  
其政治修明乎且魯惟政治不修明所以不能至  
於道也果然齊一變即可以至於道已故不取焉  
按南滿王師濟問時說謂去齊之伯功勢必微  
弱與魯一般如病者虛火既熄必至瘦瘠再加調  
養方終如故是公葛答曰夫子嘗謂苟有用我期  
月而可三年有成豈有將魯強大之國及變作弱

小之理曰然則何以謂一變至魯曰發言須看其  
歸著若謂魯一變便至道齊必須再變方至道即  
至魯之說乃如其禮制非如其國勢也最得語眼  
者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或以為酒器或以為木簡然酒器之說儀禮有明  
文可據諸家多從之然木簡之說焦弱侯載太平  
御覽註亦不可必謂非古也朱註以失形制為我  
得律以仍制加量為我皆道首實花謂若慨名實  
則天下之失其實者多矣何獨以觚言外傳因此  
為衰季之也破觚為圓庸隔之焉夫子所以起歎

也。得之。但以疏濶齟齬為禮之意則過矣。  
字。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由井道在。其疑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

皇侃本。寫上有者。也。作與。語意頗異。以事理推之。  
孔安國註。似據從皇本者為之解也。是有仁之仁。  
為仁人也。然。上曰。仁者。語相犯。若其謂有仁德者。  
墮井為義也。宜曰。井有仁人。為不然。為成語也。而  
今日。仁者。寫。蓋孔註。藉就。本者。為之解。而後讀。  
者。若有仁之難。以仁人。能。遂疑。以為。正文。闕。有。就。  
神。填。者。字。其實。本。者。為。是。也。作。與。亦。為。皇。本。不。

知。本。何。者。也。者。決。辭。也。與。者。疑。辭。也。玩。上。文。雖。  
字。意。原。是。假。設。之。言。字。我。在。孔。門。列。言。語。之。科。亦。  
子。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也。豈。復。以。此。等。事。為。疑。  
乎。蓋。恐。仁。人。忘。已。愛。物。之。至。情。漸。入。於。患。難。或。將。  
者。躬。蹈。禍。機。而。不。自。者。之。惑。也。故。假。設。此。言。以。質。  
諸。夫。子。其。意。猶。曰。仁。者。愛。物。之。懷。若。是。其。切。矣。其。  
當。接。入。於。墮。溺。也。雖。躬。自。陷。井。險。亦。將。不。顧。慮。也。  
豈。其。然。乎。以。求。其。解。於。夫。子。也。上。曰。雖。為。下。曰。其。  
也。語。意。尤。明。故。本。為。勝。有。仁。為。之。仁。訓。仁。人。孔。  
註。不。可。從。者。仁。人。愛。久。濟。物。之。情。出。於。自。然。莫。不。  
普。徧。而。曰。擇。仁。人。而。濟。之。則。不。可。矣。皇。疏。引。仁。者。

能好惡人以解之。嘗哉諸家皆從孔註。惟宋劉勉之讀仁為久。最得本文意。朱註依之。是蓋仁音與久同。古書或通用。及訛繆最衆。如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按下文當曰久。是其類也。故丘濬以為劉改仁作久。亦未為得焉。然如他文。不涉疑似者。謂通用而可也。如此章作仁與作久者。方在於疑似之間。不得不辨已。論語微謂。井有仁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是蓋原於湖南講然。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仁者固當殺身以為之。必不求生以害其仁矣。則夫子亦何意而論其可逝與不可陷之命也耶。不然以為是井

可以為仁者。則固無此理也。亦不俟注而後方知其詐矣。下曰可逝也可欺也。直為贅語耳。或問既辨其非矣。但論語微意以井。險難之義。則前說乃其旨也。吾懼朱註信道不篤之譏。將不於守我而於得俸具之耳。可逝即可欺也。不可陷即可不可也。上二句正答以其事。下二句方解其意。因是觀之。井仁非窮喻者。益明矣。欺困之辨。孟子論舜子產棄我。最明白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少罪矣。  
此章夫子論君子之學也。文者。謂典籍。如九傳所  
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及詩書禮樂之載者。春秋九



史之記皆是也。前篇曰：學文及文。獻斯文之文與此文同。故書云：學于古訓。而子路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夫子惡其佞，可見古者學必於典籍矣。此文者指九典籍言之。皇侃疏云：廣學六籍之文，但律仍此。雖朱是失也。六籍通孔門以降事，且夫子刪詩、敘書之舉，正為恐斯文浩繁，學者於是泛濫，不知其統要，故約之六經。若於此章求之，則既約以禮之文也，非情學之文矣。迺其禮在文中之辭，詎以約之其身，則非禮不能。方終見文禮之分，情哉。大都先儒錯情文之義者，其端屬於兩處。一則謂先王之道總名之曰

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峻發煥焉，是也。豈徒謂文籍乎哉。其論若有所觀者，然本文之以情文對約，禮明文與禮各為一事。今名禮為文，不識其所博約者，何之文也。故不可從。是蓋緣夫子嘗稱文王之文及國語稱道為文，生此繆也。一則謂道之顯明者總名曰文。凡自庖犧所仰觀俯察，俾彼雲漢，負若草木，莫匪天地之至文焉。以至於人視聽言動，物有其則，燦然可觀之類，皆是也。聖人所謂情學於文者，於此而已矣。亦奚以黃卷冊子為耶。此說亦若可聽者也。然夫仰觀俯察，迺聖人窮理盡性之事，非學者所能及也。故今學者觀於天地至

文者輒能窮其理若聖人爾則伏羲作易果何為也耶其惟通人中材不能於斯焉所以聖人畫卦繫辭以為之教也夫然後天地之文萬物之理盡備於象辭之中學者於是乎得觀象玩辭以窮其理焉乃情學於文之教也大傳論及象曰物相雜故曰文不其然乎夫道之顯明者謂之文固不為誤但文而曰學舍典籍則無復可學者已况大學者載籍之情歸黃虞洎今茲幾千載大之詩書禮樂聖人所以治也儕民之大經大法少之昆蟲草木齊民日用飲食衣服樹藝農圃之微夫治亂盛衰人事得失莫不備具焉則夫天地之文萬物之

理舍是將於何所而求之也耶古人有言文者載道之器也此之謂也故此章曰情學於文為學於文史典籍者本文之正義也然學雖貫情矣徒務廣聞見事記覽而已不約之以聖人之道也則將何適文離無所歸者焉所以既情學而復約之以禮也如今之學者博極史傳百家群籍所載而斷之以六經猶是夫子博文約禮之教也太史公言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放信六藝伊川治春秋傳為索經為斷亦此之意也豈知學而已哉博約亦聖人之教所由以定而道由以行也夫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鳥獸之文方類之宜可謂博矣然

約諸八卦而後教建焉二帝三王之道文質三統  
釋讓放伐其相襲相廢之數可謂博矣聖人觀其  
會通以行典禮則道斯行矣非亦約之以禮之義  
也耶由此言之先王之所以脩道建教與學者之  
所以循教明道均之要歸於博約之義而已矣學  
者所當體察而熟玩也畔與叛同皆離也畔說文  
曰田界也北傳政如最之有畔又作伴詩隱則有  
伴註云坡也是畔為之堤防以止水汎溢者也因  
及訓以為泛逸之義也皇侃疏云君子廣學六籍  
之文又用禮自約束是以博文約禮各為一事博  
文言學也約禮言行也蓋因後篇有顏淵言博我

約我之文似分學行者而馬融訓克也復禮之克  
為約適與斯文合遂為此解而宋諸先生亦皆承  
以為致知力行之說殊不知博文約禮本非知行  
之謂也然後篇顏淵之言兩句對舉文不相冒又  
兩言我以起文也從顏淵躬備夫子之論言之文  
者可以講明而禮者可以踐履則亦有類似乎言  
知行者矣若此章言博文約禮兩句相承以明一  
事上曰於下曰之以明之字指博文言之則二句  
皆語君子之學始不階力行之說不得援彼以釋  
此也且博學於文而約身則以禮焉是則然二事  
博與約義不相蒙皇疏加一又字其總括然可見

也。未註曰：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如此者謂文能情守能約也。然禮者先王之道而德之則也。既動以禮斯之謂循道也。然雖不博學於文者亦何畔道之有。矣是其意以禮不足先王之道。又以畔者救正道而從邪說也。故有此說也。殊不知畔者謂汎濫無所歸失學之方也。但使以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亦與未註同。繆夫患諸子百家者。戰國以降。儒家者流之言。爾。夫子所任先王之道。所脩君子之學。雖有諸子百家。夫子則不患焉耳矣。又識未註以學文為考索。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誓古

憲章莫不於文。則考索何必淺也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矢誓也。陳也。否。方九久。厭。於豔。又未註訓。奔絕得之。此言予所不當為者。天道終將漸惡而奔絕也。天厭之言。要謂後之辭也。南子。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去。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救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

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衛之南子而見  
魯之南子必矣此說雖無他書足證辨析尤理今  
按夫子天誓言亦大類於東周堅白之語而天獸  
之言蓋亦指道之興廢言之如徒為論一時禮法  
之當否也竊慮至言天以斷之矣且以南子為衛  
公夫人也其說之來雖尚矣子高既不肯信其說  
於前而安國復疑之於後則太史公所記固不足  
憑焉觀七十子既喪之後齊魯陋儒值見論語所  
載因傳會其事亦主雍疽脊環之類耳余故取孫  
季昭說見于焦竑筆乘

孔安國曰天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朱註依

之是也晉蔡謨曰天陳也皇疏載馮韓愈語筆解  
依之謂諸家以為誓辭非也今按臯陶謨天歆謀  
春秋矢奠于棠皆訓陳也天之為陳也不可易已  
但古者誓盟皆肆陳其事以為誓約信驗如盤諾  
云率籲眾慙出矢言是也天陳其言所以為誓信  
也已故孔註以為誓始不為誤訓陳者得字義也  
訓和者得事實也而說相通諸儒訓陳者以訓誓  
為非則過矣台鄭玄繆播方九友邢疏朱註依之  
是也其讀台塞之古者誤也歐於豔反或謂此言  
予所不當為者天其必厭絕而不令復有此事也  
亦似有可言者但非此辭之體故不取耳餘諸儒

紛々終為不通者甚多外傳論最詳矣予見南子而  
子路不說夫子隨而抑之未嘗于路所不說者果  
何意而夫子遽抑之亦何為也與其義不傳諸儒  
迥就遺文集簡求之欲若身在當時目睹其事然  
惑之甚矣且千載逝矣史籍湮絕將何所徵也取  
自安國躬為聖人後既疑其事有無而孔叢子載  
孔穿答趙勝言曰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  
能觀乎則亦敢不信其事矣然史記猶載其事者  
以其說未尚矣足以廣聞也諸儒之疑亦不宜義  
既不傳註解家無可從而知聖人之意者也務欲  
解脫聖人見淫亂之人及瀆男女之別之嫌耳如

朱註接禮為斷其說勝諸家萬一其意唯在為夫  
子解嘲始不能釋文意也他說亦不足言已何者  
夫子嘗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人曰拜下禮也  
今拜上泰也雖遺我吾從下皆仇告衆人以禮  
之經者也設若子路不說夫子見南子之意直在  
於嫌瀆亂禮經也大瘳之禮夫人與焉古之禮也  
極古之禮以見之猶之遺我從下拜之禮也夫子  
何所憚而不直告以禮經乃遽出字誓語也而升  
堂弟子難曉以禮若是何與余故謂朱註以禮  
為斷雖足解諸家之紛字非夫子之意也嘗與按  
史記所錄見南子在靈公之時而特觀夫人也故

為大全者引春秋大夫宗婦覲用幣以證之然魯  
莊所舉未必合禮而孔穿又以為南子覲見必無  
此理也於是字接大禮以為解則史所記固與孔  
穿所見異焉今以理推之靈公在位而夫子因饗  
以見夫人也是禮之當然者耳雖子路不說夫子  
直撻禮以答之亦何所不可而遽至於出哲詛之  
言也與不然曰夫子之見南子也欲有所闕說以  
通靈公矣其為汗辱之行也甚於主彌子瑕謂夫  
子忍為之矣故史記孔叢子二書所錄不同而其  
說則並為不道矣但徠有見於此故論語微疑以  
孔子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衛國危疑之際矣其說

雖無所徵也必從以南子為靈公夫人之說也如  
此說然後為通獨明儒孫季昭謂史記曰孔子見  
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  
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冷宦者雍梁駮東  
孔子為次東遊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  
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為靈公南子之  
次東豈肯輕身往見之也朱註云聖人道大德  
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詔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此豈子路所能測哉以解夫  
子不道告以禮之意然道大德全如從旁人讚聖  
德則可笑謂聖人自以已道大德全則無此理矣

且在我者既有所見之禮也見之為禮不見斯為非  
禮耳亦奚以論彼我之善惡與得失為彼之不善  
於我既無所與焉我之道德於彼而將為何所與  
耶此蓋因先儒有聖白不足自試磨涅說以警學  
者遂以聖人意亦然殊不知聖白不為磨涅之磷  
細者謂凡君子之道宜若是也已非謂吾既聖矣  
故磨涅小害他人乃不得做吾所為也讀者宜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諸家解備矣我亦各道然有所未盡者或以聖人  
之道或以性命之理或類緣字義以生解及傳會  
化經以為之說所以使本義遂隱而不見也夫中

庸者道之準也故子思書明聖人之道也取以名  
篇中庸者性命之理民之所受以生之德也故聖  
人獲因是以立教焉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  
德豈非天下之正道定理乎而祇庸中和列諸樂  
德之目中庸首篇極論中和性情之德則斯數說  
者曷曾繆矣但中庸者元以名德而夫子之言亦  
以民鮮為說也則中庸者宜生於人以為解通為  
不失聖言之旨也已中者蓋謂中人也凡人有上  
下之等賢智為上愚不肖為下其上之未可以稱  
賢知而下之亦未至於名愚不肖斯謂之中人也  
前章所謂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是也然既謂之



中、後必配以肅而後為德之名者何也。蓋世之所  
以為此人以賢知者以其人誠意操行、駿異乎衆  
流通人也。若始無異乎衆人也。也不復以為賢知  
矣已。其於愚與不肖亦然。由是觀之上之未及賢  
知下之未至愚不肖者乃斯民之常德爾。何晏曰  
肅者常也。蓋此之謂也。言中者常人之德也。易中  
肅皆曰肅德之行。肅言之謹。謂中肅之德行也。然  
既名以中肅也。始非謂至貴之德至高之行矣。子  
思之言高明與中肅對舉。可以見已。夫古言中  
肅而曰至矣。聖人之贊先王之教也。古者聖王  
繼天而興。所貴於其道者何也。傷之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舉天下之民而  
教之。化之。安之。平仁壽之域者也。斯之謂皇建。厥  
有極也。然則四海雖廣也。兆民雖衆也。必欲令之  
會融極者也。而五方之民習俗嗜欲各殊。人心不  
同。若面貌然。雖以聖人聰明睿智也。亦將何所準  
焉。以為之極。齊之一之。同歸於王道乎。之塗也。  
耶。準中庸上智之所行者。美哉高矣。中人瞻仰。猶  
苦其難及也。矧不肖下愚之人乎。不肖不可使之  
勉強從事於此。亦既絕望企及焉。寧可以為之極  
乎。若夫不肖下愚之所行者。卑下淺近。莫之為焉。  
行焉。然從之。則飽食暖衣。惟貪利是從。不復顧教

之所在苟徇目前自陷于窟井其異乎禽獸者幾  
希矣將由是以為之極與中人猶且惕而不為矧  
賢智豪傑之人肯佑就從事於此乎斯二者果不  
可以為民極者也其惟中人之所為也與父其父  
子其子忠其君愛其臣有夫婦斯有內外有兄弟  
斯有親疎同侶相保遠近相屬推已及人通之可  
避卑之可高故使夫賢智豪傑之人俯而就於此  
字可以知不知是者不足以道濟天下而吾仁  
以安萬物者使夫不肖下愚之人企而及於此矣  
親其所親愛其所愛畏之痛之不知不識率由其  
道以安其身焉是知先王所以建人極者必準乎

中庸之德矣上焉者可以使俯而就焉下焉者可  
以使企而及焉舉天下而莫不會之歟極矣豈非  
以其道易知而易從耶此之謂易簡之教也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教之至也夫子之嘆不亦宜矣  
余故謂中庸之德而曰至矣乎贊先王之教也何  
以知其言為教之意也以其言歸乎民鮮久矣之  
歎也夫子意若曰中庸之德者百姓日用平常之  
德耳非高妙奇絕者然觀之於民鮮能之久也其  
果至哉之德也夫不然何其無能為者之甚也揚  
慈湖曰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言生於民鮮  
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謂此意

也。然聖人至矣之歎，其為徒因民鮮之久而疑以斯德之者，至妙者存焉。與抑將知其實者，至妙者而後歎之也。在場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知，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夫中庸者，百姓日用常行之德，而其為難知也。若是則民鮮能者，不亦宜矣。所以夫子於是發至矣之歎也。是知中庸之至矣者，非衆人之德之至矣。迺聖人之教之至也。故大傳繼此言曰：盛德業至矣哉。謂聖人之教也。此曰：民鮮久矣。彼曰：君子之道鮮矣。蓋非由之之難而知之之難也。民鮮之久矣者，實由君子之道鮮矣。余故謂夫子至矣。

之歎，為教而發也。讀者以此言參諸大傳之文，深體而味之，庶子得夫子之意云。

古教曰：中庸之德，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是訓德以道，既已大失聖人之旨，而又曰：中庸之德，天下之至難也。亂道甚焉。但保識之者是也。論語微大，意甚善，但以中庸為樂德，牽合諸周禮，祇庸中和之文，則誤也。已周禮之文，庸配禮，中和配谷，各自為一義。此中與庸相配，與彼文元不同。寫得接彼以解此，又庸訓用也。傳諸舜用其中於民之義，亦繆矣。果其說是乎？中庸者，乃道而非德也。是與其平日之說自相矛盾，不可憑已。所引

中庸之材，中庸之主，乃得本文中庸之義者也。讀者宜明辨之。又中庸本為德名，然聖人之教導於此，以建焉，則謂聖人之道為中庸之道，何不可之有矣。但徠苦辨命聖人之道者，繆也。可謂過慮已。未註無過不及訓中，義無失，但以此為解中，是以中庸為道之意也。故其窮至於混高明中庸為一也。若然，中庸乃至微極精之德也，豈可復責之齊民者也。取故不可從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矣。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

皇侃本如有作如，能與不能濟眾，語意重複，邪易本為是。施，施仁惠於民也。眾，多也。言博廣施恩惠於民，而其澤被天下，設如有能若是之人也。可謂之仁人矣。子貢見夫子平日不輕許人，以仁故揀天下至大至難事來為問也。事，從事也。事字實指博施濟眾之事。言博施濟眾，仁者為能得從事於斯也。耶，必也者，必求其能此事之人也。子者疑而未定之辭，猶云必也。射字之類，其猶病諸，朱註云：病，心有所不足也。得之，已欲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章須知字義關鍵處。子貢說民說眾，夫子

只說己，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子貢說博夫  
子只說近，仁之為德也，大矣，然心之德也，故求之  
依之，惟當就自己身上親切處求之，則是不須徒  
就切業事為求之，沈然不切己，則非仁矣，故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又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已矣，可見學  
者於仁，求之則是所以孔門之教，貴依於仁，欲其  
終食之間無違於仁，自始學至成德，造次顛沛必  
於是也，然而其求之依之用力之機，一在己，故曰  
為仁由己，而由人哉，所以不可求諸身外事，為不  
切己之地也，學者詳察斯二者間也，於此章之義

則思過半矣，三者立身也，孝經云，立身行道，為  
理，衣食皆是也，違者身違也，孟子曰，違則非善，天  
下窮則獨善其身也，事業爵祿皆是也，後儒多紛  
，於立與違之間，爭義理衣食之不同，可謂陋已，  
程子又引修己以安百姓，是其意雖在引堯舜猶  
病以相證，其實修己以敬者，即克己復禮之仁，與  
此章義，互為終始，學者察讀呂氏曰，雖博施濟眾  
亦由此進，亦得夫子言外之意者也，  
朱註云，何止於仁，是徑釋語意，非字訓，明儒以上  
字訓，事字誤，或謂求仁者，亦何事於此，是得字訓  
而失語意者也，蓋朱註何止，但釋本文何於之義

而已始也說事字義事從事也多謂博施濟眾其  
事至大至難何止從事於仁者之所能得致乎哉  
意雖通我微求何者本文事字實指博施濟眾之  
事言情施濟眾仁者焉能得從事於斯也取必也  
者必求其能此事之人也其猶病諸外傳謂病猶  
憂也言克舜之心未嘗忘憂是以憂民為說也然  
在位君子孰敢不以憂民為心乎何必克舜而後  
足見其憂民之無已也朱註又云仁者以理言通  
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論語微辨具矣  
且以理通乎上下字博施濟眾便仁也庸詎得言  
何止於仁乎仁聖皆指其人從夫子立言之意則

皆以地位等級言者也故朱註云聖造其極之名  
得之但既以為造極之名六德通明之謂未足以  
當之則謂克舜禹湯類作者之聖為是然春臺因  
見祖徠有此章所謂聖者謂作者之說遂謂仁以  
德言聖則兼仁是蓋照下文克舜為此說也克舜  
誠兼德位然中庸云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不敢  
作禮樂作禮樂者而謂之聖則未若聖而無位者  
也無位者不得得名之為聖禹則此所謂聖而兼  
位者果謂何之位也與是雖春臺亦不得歸聖  
於德而別諸位猶且妨兼位之義何也別本文  
言止乎仁與聖其兼位與不兼位皆非義之所取

也。其意豈謂仁聖無異，唯有位無位之分也。與殊  
不知仁聖德之名也。仁人雖有位，唯謂之仁人，不  
得謂之聖人。聖人雖無位，亦謂之聖人，不可謂之  
仁人。商故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可  
以見已。朱註云：仁者之心，以己及人，是以字對下  
節註推其所欲之推字，為仁慈之別。欲見其行人  
愛物出於自然之意，義固精而確矣。惟夫子示予  
貢之意，乃在於明仁者之心與物同體惻隱親切  
之意，而不在于於貴自然之義。仁齋先生仁者視人  
猶已，似更親切，但其曰：已欲立達而先立達人，以  
舜舍己徇人，合此章則為非本文之意已。何者，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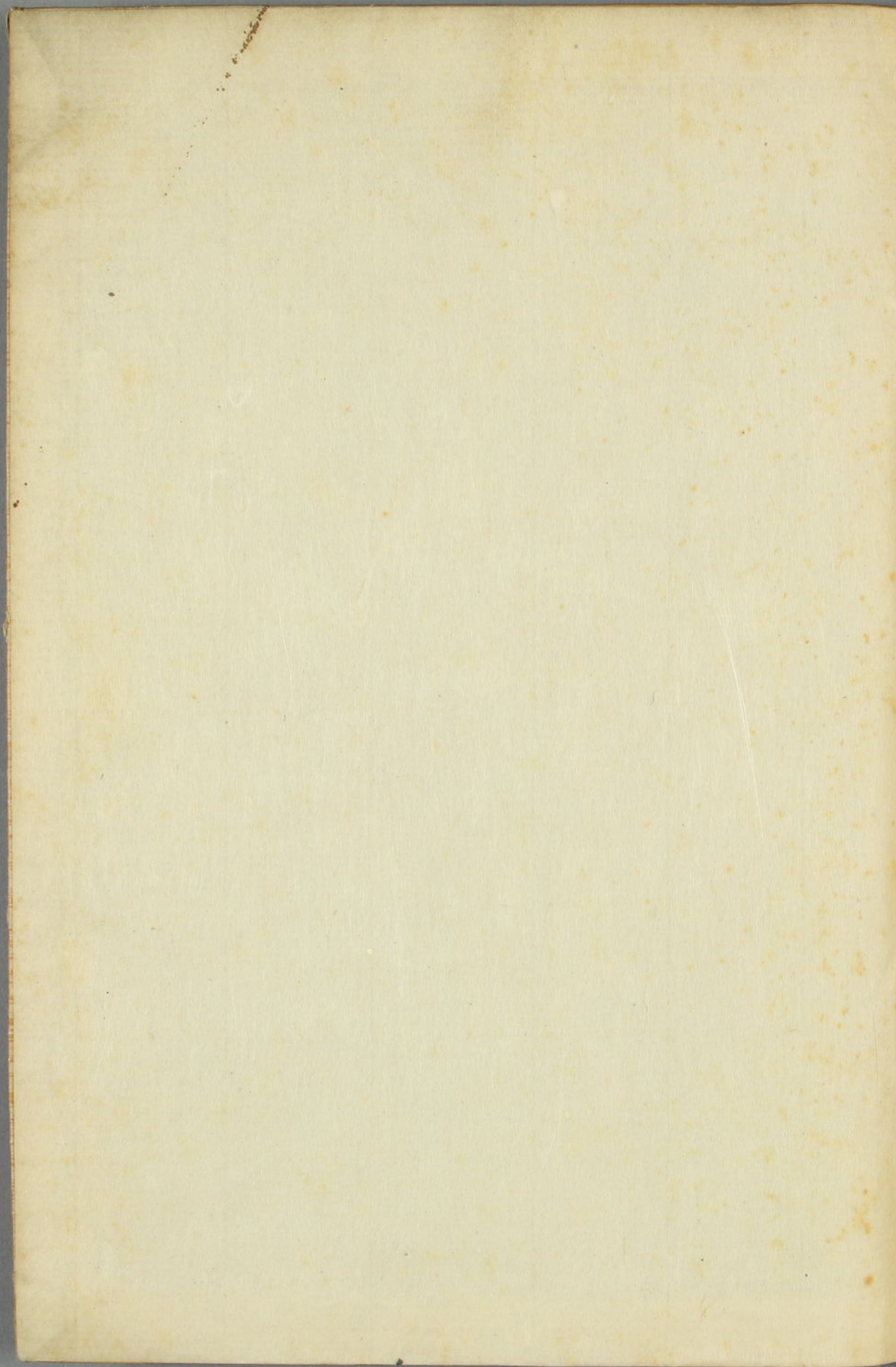
己徇人，元論取善於人，非論仁愛及物之意。外傳  
仍古義謂先人後己，仁人之行也。夫先人後己，仁  
人之行，誠宜然哉。先人後己者，禮義所存，而仁人  
莫不慎乎禮義者，故云凡仁人之行，能先人後己  
也，則可矣。如直以先人後己為仁之德，則不可矣。  
此章論仁者之心，主意在喻子貢以仁德，非論仁  
人所行也。宜在本文而已。欲字立與達字宜輕看。  
蓋仁者當立人若達人時，何曾以問與已所欲立  
與達孰為先後？為子惟其物我視無間，人猶已，其  
當立人達人時，不復自知其已欲立達之與欲立  
達人孰先孰後也。乃所以為仁也已。如使其心期

於先久後已之間則豈可復謂之仁人君子為民  
之父母之心乎哉且本文無先字不可從已聞齋  
先生嘗曰橫渠西銘數個吾字皆演此章兩個  
已字而已矣可謂善讀論語者矣朱註云狀仁之  
體莫切於此夫子說仁人之心直如畫圖學者故  
欲就此觀之以識得仁之體庶乎其不錯矣但夫  
子以此語子貢者曉以為仁之方也已非決狀仁  
之體段即已也因朱註有所說後世理學家皆以  
此段為狀仁體之語後段迺為求仁入字處者繆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曰但能近取  
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斯說語意圖備

最得本文之意蓋前問博施濟眾可謂於仁者之  
功殆極其盛者矣然其事大闊遠於已都不相涉  
不知為仁者就切近於已處求其方也於是稱前  
語以明仁人用心之實仁人用心之實就乃依於  
仁之方也言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皆近取諸已欲以人欲譬於已欲仁人用心若是  
其親切學者依於仁之方不復後他求焉所謂吾  
欲仁斯仁至矣者也諸儒不察于茲謂仁德大矣  
遠矣非學者所可庶幾也勉强從事於恕乃求仁  
之方也遂以近取譬三字充學者推己之具殊不知  
本文能近取譬者乃謂仁者能此事而非謂仁



者之心既如彼又有別人能近取譬之事者語意  
甚明白莫可疑者朱註殊憤之孔註方道也朱註  
方術也此道者則方法也猶云大學之道之意朱  
註改從術者以道備道德之道也朱註為長外傳  
節之為強辨已其論朱註取譬之謬則得之朱註  
圖外程子痿痺之說最得夫子言仁之旨但以博  
施濟眾為聖人之功用還失夫子語意而仁至難  
言者以後世儒者得聖人言仁之旨者寡矣故仁  
之訓釋難立言也則可也已如在夫子之聖也何  
有於言仁之難也是直以夫子為學究也可謂誤  
矣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書或草書之跡，但已完全不可辨識。僅能依稀看出一些零散的字跡，如「之」、「也」、「以」、「在」、「大」、「夫」、「之」、「長」、「外」、「傳」等字，散佈於頁面中。此種情況可能由於墨水褪色、紙質變色或拍攝時的光線不足所致。

